

寄情事外

乾隆皇帝與紫砂茶器

王亮鈞



無論品啜佳茗，抑或鯨吸牛飲，今日隨處可見的泡茶方式，基本上延續了明代瀾泡散茶的傳統。唐代「類玉類冰」的越窯茶碗、宋代黑釉厚胎的建窯茶盞，已不如明代輕巧薄透的白瓷小杯。隨著泡茶法而興的紫砂壺，更是異軍突起，受到極高的評價。捧於掌中的紫砂壺，不僅見於文人墨客的茶寮，上了常民百姓的茶桌，亦進入宮闈為帝王所珍。本文將藉由乾隆皇帝的紫砂茶器，觀察造型比例、器形特徵，即看似簡單又不引人注意之處，探求部分紫砂茶器可能的形制來源，及其與晚明文人品味的關係。(註一)

紫砂器，即以今江蘇省宜興市丁蜀鎮附近所蘊含質地緻細、含鐵量高的陶土，經約一一〇〇至一二〇〇度高溫煨燒而成的器皿。經正式報導的窯址調查資料而言，可見羊角山、蜀山窯址。宜興陶匠製作的作

品中，以紫砂壺最為世人稱頌，不僅記於明清文人學士的吟詠記錄，如周高起（？～一六五四）：「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陽羨茗壺系》）戲曲家李漁（一六一一～

一六八〇）：「茗注莫妙於砂，壺之精者，又莫過於陽羨，是人而知之矣。」（《閒情偶寄》卷十），亦載於清宮檔案。清宮傳世的紫砂壺，已見康熙朝加飾琺瑯彩、書寫御用款之作，而翻閱雍正、乾隆朝《內務府造辦



清 乾隆 紫砂雕漆雜寶紋壺 高12.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至整體造型比例與壺流位置等特點，頗易使人產生聯想。現藏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 雍正六年

(一七二八)《古玩圖》(圖四)卷中可見青花蓮紋壺，據其描繪的形制與紋飾，可知正是與《青花壽山福海

圖3 明 15世紀 青花壽山福海蓮紋壺 高11.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雍正6年 古玩圖 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2 清 乾隆 紫砂御製詩烹茶圖闊底壺 高12.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



圖1 清 乾隆 紫砂御製詩烹茶圖直筒壺 高15.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圖20。

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其中有關紫砂壺的記載委實不少。舉例而言，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活計檔》：「圓明園來帖內稱，閏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素宜興壺一件。奉旨：此壺把子大些，嘴子亦小，著做木樣改准交年希堯燒造。于八月初五日將宜興壺一件郎中海望交年希堯家人鄭旺持出訖。」(雍正七年，記事錄，八月初七日條)根據清宮傳世實物比對及上文所述，可知所謂「宜興壺」應即宜興窯所製紫砂壺，其形制曾為景德鎮御窯廠仿燒的對象來源。(註二)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曾以瓷器及其他質材樣式，要求宜興陶匠襲仿，製作其用以茗事之紫砂茶器。此一現象頗耐人尋味，本文將透過實物比對、檔案耙梳，試圖釐清部分乾隆朝紫砂茶器可能的形制來源，及其背後承載的文化意涵。

乾隆皇帝的紫砂茶器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活

計檔》：「初二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青玉有蓋壺一件(有透柳)、洋彩詩字磁壺一件、銅胎法郎菊瓣壺一件(法郎有磁)。傳旨：著圖拉照樣個做宜興壺一對，再變別花樣款式做樣呈覽，准時亦交圖拉成做，欽此。」(乾隆十六年，蘇州織造，九月初二日條)由此可見，紫砂壺之樣式來源，應至少包括玉器、瓷器及銅器製品。此外，清宮傳世乾隆朝紫砂壺，尚可見壺腹一面陰刻御製詩、一面泥繪相應畫作之《紫砂御製詩烹茶圖直筒壺》(圖一)、《紫砂御製詩烹茶圖闊底壺》(圖二)等作品。有關其可能的形制來源，以下略述之。

首先，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皮藏《紫砂御製詩烹茶圖直筒壺》(見圖一)，造型呈圓筒狀，折肩，壺流、壺把略帶稜邊，與圓弧形壺身相應。從器形特徵的觀察比較得知，其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青花壽山福海蓮紋壺》(圖三)相似。儘管壺把造型不同，但兩者折肩、圓筒形壺身、方形壺流，乃



圖7 清 乾隆 錫製四方八角茶葉罐 高16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清心妙契—故宮珍藏茶文物精品集》上卷1，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3，圖12。



圖8 清 乾隆 紫砂花卉竹石圖茶葉罐 高9.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故宮博物院藏宜興紫砂》

理解無論紫砂茶器之形制，抑或器身一面刻寫御製詩、一面泥繪畫作之裝飾佈局，同為乾隆皇帝親自指示的結果。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三）《活計檔》：「初九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宜興元（圓）茶吊（鉢）大小二件、宜興菱花茶吊（鉢）一件、宜興半元（圓）茶吊（鉢）一件。傳旨：將元（圓）茶吊（鉢）二

件俱一面刻字、一面刻畫，菱花茶吊（鉢）花瓣內刻字，半元（圓）茶吊（鉢）將字磨去另刻字，欽此。」（乾隆十七年，刻字作，十二月初九日條）部分紫砂茶器燒製完成時，曾經造辦處加工、增補；部分作品進呈時，或已刻有文字，然當不符合乾隆皇帝品味時，則予以修改。可以說，從樣式的

設計，乃至二次改製的過程，皆可見乾隆皇帝於紫砂茶器成做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關於紫砂茶器的陳設，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活計檔》：「初四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湘妃竹炕茶具一分（隨竹爐一件、宜興壺二件）、紫檀木竹



圖6 17世紀 德國錫釉陶器 慕尼黑巴伐利亞國家博物館藏 引自《日月光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圖44。



圖5 清 乾隆 畫珪瑯御製詩烹茶圖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紫砂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圖21之附圖。

錫釉陶器之金屬蓋置壺鈕（圖六），即與〈紫砂御製詩烹茶圖闊底壺〉所見相類。因此，不排除〈紫砂御製詩烹茶圖闊底壺〉之壺鈕造型，或受西

依據前引《活計檔》記事，得以

蓮紋壺〉相似之作。事實上，學者曾指出，雍正六年本〈古玩圖〉確曾流傳至乾隆朝，乾隆皇帝甚而提看卷中所繪「碧玉鸚鵡鑲嵌、白玉如意、紅白瑪瑙玉蘭花插」實物。（註三）似可想像，〈青花壽山福海蓮紋壺〉一類作品應不僅為雍正皇帝所珍，乾隆皇帝或會以其作為紫砂壺的仿燒對象。再者，北京故宮藏〈紫砂御製詩烹茶圖闊底壺〉（見圖二），口微撇，頸內收，碩腹至底緣。壺腹一面為御製詩、一面為烹茶圖。與其撇口闊底造型相似之〈畫珪瑯御製詩烹茶圖壺〉（圖五），見於北京故宮收藏。應予留意的是，兩者壺鈕相當不同，〈紫砂御製詩烹茶圖闊底壺〉呈陀螺狀，以節式鈕柱與壺蓋相連；〈畫珪瑯御製詩烹茶圖壺〉則呈寶珠形。前者造型常見於歐洲金屬器，如慕尼黑巴伐利亞國家博物館（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藏德國

方影響的可能。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活計檔》：「于九月二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將做得木茶吊（鉢）樣二件、錫圓茶葉罐一件、海棠式一件、四方八角一件、六方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茶吊（鉢）每樣准燒做宜興的八件，一面御製詩、一面畫，畫著丁觀鵬、張錕起稿呈覽，准時再做。茶葉罐亦每樣燒做宜興的八件，並茶吊（鉢）俱要四樣顏色共四分。每分隨香几一件，樣款照同樂園明殿現安圓香几一樣成做，每件香几底下隨地壺一件，欽此。」（乾隆十六年，木作，九月二十二日條）根據以上引述，可知乾隆皇帝亦曾下旨，燒造形制源於錫製作品之紫砂茶葉罐。北京故宮藏〈錫製四方八角茶葉罐〉（圖七），其四邊接合處形成委角特徵，應為文中所謂「四方八角」。至於，仿自〈錫製四方八角茶葉罐〉一類作品所衍生出的紫砂器，或即北京故宮藏〈紫砂花卉竹石圖茶葉罐〉（圖八）。



圖13 琉球 18-19世紀 朱漆山水樓閣人物堆錦提重 高33.6公分 引自《琉球王朝的華—美·技·藝—》，海洋博覽會紀念公園管理財團，2002，圖26。



圖12 日本 江戸時代 蒔繪花蝶紋提重 田中本家博物館藏 引自廖寶秀，〈人間相約事春茶—歷代茶事巡禮〉，《芳茗遺播：亞洲茶文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圖36。



圖11 清 乾隆 瘦木手提式茶箱 高31.3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清心妙契》下卷2，圖100。



圖9 清 乾隆 紫砂御製詩烹茶圖六方壺 高16.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清心妙契》下卷2，圖100。



圖10 清 乾隆 紫砂蘆雁圖六方茶葉罐 高16.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清心妙契》下卷2，圖100。

至今仍有三件作品傳世於北京故宮。也許，當時琉球國所貢之物，或包含〈朱漆山水樓閣人物堆錦提重〉一類製品？然因未見實物，詳情不得而知。

乾隆皇帝的喫茶趣

乾隆皇帝一生寫了四萬多首詩，其中詠茶詩作委實不少。然而，談及紫砂茶器之作，卻付之闕如。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竹鑪山房〉：「趵突春來壯石泉，宜壺越碗潔陳前。鶴林玉露有佳話，使



圖14 清 乾隆44年 寧壽宮花園玉粹軒通景畫 局部 引自楊之水，〈乾隆趣味：寧壽宮花園玉粹軒明間西壁通景畫的解讀〉，《紫禁城》總第233期（2014年6月號），頁116-117。

拾松枝竹鼎燃。」（《御製詩三集》卷八七）提及紫砂壺與越窯碗。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烹雪疊舊做韻〉：「玉壺一片冰心裂，須臾魚眼沸宜磁。」（《御製詩初集》卷十二）描寫紫砂器於水燒開時，冒出狀如魚眼大小般氣泡的景致，乾隆皇帝於詩後還特別註記：「宜興磁壺煮雪水茶尤妙」，說明以紫砂器煮雪水所烹之茶，特別美妙。可以見得，其對於紫砂器之宜茶性，相當讚賞。繪製於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玉粹軒明間西壁通景

炕茶具一分（隨竹爐一件、宜興壺二件）。傳旨：著交三和帶往熱河，欽此。」（乾隆二十五年，記事檔，五月初四日條）可見紫砂壺曾設置於斑竹、紫檀木茶具內。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故宮藏〈紫砂御製詩烹茶圖六方壺〉（圖九）及〈紫砂蘆雁圖六方茶葉罐〉（圖十）一類作品，乾隆皇帝甚至訂製專屬茶箱，予以收納。〈瘦木手提式茶箱〉（圖十一）一側開設雙六方孔扁盒，即可將〈紫砂御製詩烹茶圖六方壺〉、〈紫砂蘆雁圖六方茶

葉罐〉置入。研究者指出，該類手提式茶箱應為參酌〈蒔繪花蝶紋提重〉（圖十二）所製。（註四）有趣的是，該類提重或即當時日本、琉球區域流行的箱盒樣式。〈朱漆山水樓閣人物堆錦提重〉（圖十三）外觀形制及內裏配置，即與〈瘦木手提式茶箱〉、〈蒔繪花蝶紋提重〉一致。所謂「堆錦」，即將色粉混於漆料製成「堆錦餅」，將其壓薄修剪成圖案貼附，為琉球漆器代表性技法之一。其實，琉球國使臣曾進獻清朝皇帝堆錦製品，



圖19 清 乾隆 紫砂雕漆雜寶紋壺 高12.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該類製品應不僅見於清宮，亦曾輸往臺灣、日本、琉球區域。「外興隆營區」壺因伴出十八世紀後期德化窯葡萄紋藤花紋碗，故可推知可能的製作年代。但應留意的是，從圖片觀察最大徑，蜀山窯址標本位於器腹處，「外興隆營區」壺則重心上移。此類細部差異，是否意味同一時代並存的兩種形制，抑或時代因素所致，有待日後更多資料比對。

研究者指出，乾隆皇帝茶舍所用茶器多以紫砂器為主，並說明此因其南巡受江南文人品茗風尚所致。（註八）筆者在此想補充的是，乾隆皇帝之所以成做紫砂茶器，或亦受惠於明人鑑賞書籍。高濂（一五七三—一六二〇）：「砂銚煮水為上」（《遵生八牋》卷十一）與前引乾隆皇帝所述：「宜興磁壺煮雪水茶尤妙」，皆強調以紫砂器煮水為優。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竹爐山房〉詩作中，談到以「建城」之器收儲雨前茶時註記：「建城，貯茶器也。以筭為籠，封茶以貯高閣，見明高濂《遵生八牋》。」（《御製詩五集》卷九五）可



圖16 清 18世紀 紫砂橫把壺 臺灣高雄左營舊城遺址「外興隆營區」出土 引自《歷史的左營腳步—從舊城考古談起》，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頁77。



圖15 清 18世紀 紫砂橫把壺 高8.8公分 宜興蜀山窯址出土 引自杭濤等，〈宜興蜀山窯址的發掘〉，《故宮文物月刊》第302期（2008），圖11。



圖17 清 18世紀 紫砂橫把壺 底徑16.5公分 日本長崎唐人屋敷跡出土 引自《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發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1，PL.7之79。

畫，描繪橫把壺置於斑竹茶爐炙燒備茶的情景（圖十四）。據其紫褐色胎、圓腹與二階壺頸特徵，似可對應蜀山窯址發掘〈紫砂橫把壺〉（圖十五）。儘管目前已無從得知，「宜興磁壺煮雪水茶尤妙」實物之確切樣貌，上述壺流與壺把呈垂直狀紫砂橫把壺一類作品，應與紫砂壺、茶葉罐同為乾隆朝宮中所用。

事實上，臺灣高雄左營舊城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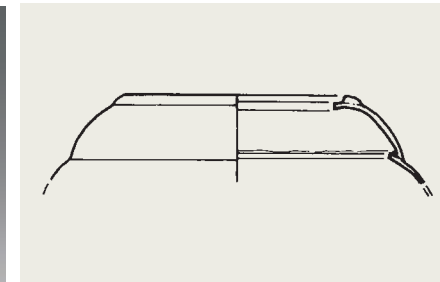


圖18 清 18世紀 紫砂橫把壺及線繪圖 琉球渡地村跡出土 引自《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霸1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發掘調査報告—》，冲繩縣：冲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7，圖版29之24及第2圖之24。

址「外興隆營區」（圖十六）、（註五）日本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圖十七）（註六）以及琉球渡地村跡（圖十八），（註七）皆曾發掘與蜀山窯址同類紫砂橫把壺標本。換言之，



圖20 清 乾隆 紫砂黑漆描金菊花紋壺 高9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前引《清心妙契》下卷2，圖83。

由此可知，宮中所見飾漆紫砂壺，亦包含各類官員進貢所得。紫砂胎飾漆之作頗為典雅富麗，僅就外觀而言，似不易判別以何種材質製成。筆者有幸上手觀摩〈紫砂雕漆雜寶紋壺〉，除了器內及圈足露胎，餘飾雕漆。翻開壺蓋，可知原有氣孔以利出水，飾漆後卻未留下以利對流處。雖然氣孔流通與否，不必然影響茶壺的使用，然而〈紫砂雕漆雜寶紋壺〉髹漆剔雕時，似已將注茶功能去除，僅作陳設、賞玩使用。或許，此即壺內相當乾淨，並無使用痕跡之故。若以此類飾漆作品來看，與其說乾隆皇帝不在意注茶的實用功能，不如說更在乎外觀的品賞趣味。此與前述強調紫砂泥宜茶之物理特性，形成有趣的對比。

小結

根據乾隆皇帝御製詩文的耙梳，或可一窺其有關紫砂茶器的使用、成做，與晚明文人的品味不無關聯。可以想像，爲了瀟泡茶之滋味，乾隆皇

見，乾隆皇帝對於《遵生八牋》所述茗事用具，應有一定程度認識。另一方面，許次紆（約一五四九—一六〇四）：「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製，大爲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許然明先生茶疏》）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茶壺以砂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熱湯氣。」（《長物志》）率皆強調紫砂壺適宜瀟茶的特性；屠隆（一五四二—一六〇五）則論及：「又買宜興新堅大罌，可容茶十斤以上者，洗淨焙乾聽用。（中略）用時以新燥宜興小瓶取出，約可受四五兩，隨即包整。」（《考槃餘事》〈藏茶〉）張謙德（一五七七—一六四三）進而解釋：「餅或杭或宜興所出，寬大而厚實者，貯芽茶，乃久久如新，而不減香氣。」（《茶經》）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對於紫砂茶器的認識、理解，或與明代晚期興起文人稱頌紫砂泥無土氣不奪茶香的特性有關。此一現象，亦可與謝明良已指出，乾隆皇帝古陶瓷知識的積累頗

受明代文人影響，得以相對照。（註九）

除了呈顯紫砂泥古樸素質之素胎作品，清宮傳世乾隆朝紫砂壺尚可見器身飾漆之作，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紫砂雕漆雜寶紋壺〉（圖十九）、北京故宮藏〈紫砂黑漆描金菊花紋壺〉（圖二十）等。乾隆朝宮中所用雕漆，大多由蘇州製作。（註十）搭配乾隆朝宮中紫砂茶器常由蘇州織造承攬一事，如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活計檔》：「于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員外郎白世秀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宜興茶吊（鉢）十六件、宜興茶葉罐三十二件，俱隨原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乾隆十六年，木作，九月二十二日條）不排除紫砂胎飾漆作品，亦由其負責。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唐英（一六八二—一七五六）曾進貢「洋漆宜興茶壺貳拾把」（乾隆十年參月貳拾伍日，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唐英進單），翌年則買入「洋漆描金宜興茶壺貳拾件」（乾隆十年，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唐英進單）。

帝遂以晚明文人推崇備至之紫砂茶器，作爲其茗事用具。透過紫砂茶器形制的訂製、御製詩的題刻，進而凸

顯乾隆皇帝自身與眾不同的審美趣味。

作者爲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註釋

1. 本文爲筆者於二〇一五年八月完成之碩士論文《清宮傳世紫砂壺及相關問題》第三章之部分內容。寫作期間承蒙指導教授謝明良先生細心教導、論文口試委員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施靜菲女士與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特聘研究員黃健亮先生悉心審閱，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余佩瑾女士與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給予的協助，至深感銘。完稿後又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2. 早在一九七八年，劉汝禮已據雍正朝《活計檔》，提及紫砂壺之形制曾爲官窯瓷器及其他材質所借鑑，詳參見：劉汝禮等，《宜興紫砂文化史》，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二〇〇〇，頁六三—六四。應予說明的是，《宜興紫砂文化史》的編撰分爲兩個部分：一、明代迄一九五〇年代末的紫砂陶藝發展，二、一九六〇年代迄今的紫砂陶藝發展。第一部分由劉汝禮所寫，完成於一九七八年；第二部分則由吳山補寫。
3. 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二年，頁三五—三六。
4. 廖寶秀，〈南巡後乾隆宮廷的宜興茶器〉，《二〇一五·紫泥沉香宜興紫砂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宜興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印，二〇一五年，頁一〇五。
5. 劉益昌，〈歷史的左營腳步——從舊城考古談起〉，高雄：高雄市文化局，二〇〇八，頁七五—七六。該發掘報告書參見：劉益昌等著，《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二〇〇九）》，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考古試掘之出土標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文化局，二〇〇九，頁一三九—一四〇。
6.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二〇〇一，頁二〇、四十一。
7.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集，《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霸一号线整備に伴う緊急發掘調査報告—》，沖繩縣：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二〇〇七，頁一〇三。
8. 廖寶秀，前引〈南巡後乾隆宮廷的宜興茶器〉，頁一九九—二〇〇。
9. 謝明良指出，乾隆皇帝有關古陶瓷知識的學養，頗受惠《古今圖書集成》所錄文獻，其中又以高濂《遵生八牋》影響其最甚，詳參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原載《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二〇〇三冬），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二〇〇七，頁二四—二四三。
10. 朱家潛，〈清代漆器概述〉，《中國漆器全集》第六卷·清，福建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頁十五。